特稿：後疫世界—中國造福和平（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立場）

徐濟時

引言：中華神學研究中心在網頁的主頁，列出五個研究範圍，其一是**中華神學與兩岸三地（處境神學創發）**。迄今該作探討，因為兩岸對抗、西方反中、俄烏戰爭三大危機方興未艾，極需處境神學融入轉化。福音信仰要為爭鬥的世界，帶來更新復興，這才是到位「傳福音」（不是越位「搞政治」，此申）。2023年，願見中國外交內交，開出後疫新景象。

中華民族近代歷經苦難，渴求人間天堂出現，無可厚非；基督徒已知救恩之道，尋求制度和社會的理想，務要知其所止、合乎中道。[1]**我們反要求己有「屬靈高度」，宣揚並效法「和平之君」基督帶給世人「和平福音／成就和睦／拆毀隔牆」**（以賽亞書九 6；以弗所書二 14-17）：關懷世間任何對敵，助減對峙、帶進和平，力挫撒旦在人世間搞分化衝突（最大化就是戰鬥廝殺）。[2] 例如後伊甸世界魔鬼使人繼續不服神不相和，使該隱像父母不聽神勸「罪必戀慕（纏住）你但你要制伏它」（創世記四 7），遷怒弟亞伯並「用暴力施了」、先打後殺；該隱因怕殺風由此起而別離神的同在（創世記四 16），擅自建城禦敵**成最先國家**，其後人則「打造各樣銅鐵利器」（創世記四 17, 22）**成武器雛型**、立「殺我者必遭報七十七倍」（創世記四 24）**成最早憲法**。及至挪亞一代，人間戰暴使上帝憂傷惟以洪災止惡（創世記六 5-13），災後伊甸園周邊(Metro-Eden)擴大，由閃、含、雅弗 3（宗）族各建（邦）國（創世記十 32）。到了亞伯拉罕被召成國，領受「萬族都要因你得福」大使命，反映上帝初心是國族和平幸福（創世記十二 2-3）。

以上聖經所述的亂世出路備受挑戰，人類歷史佐證聖經終卷的啓示：世人效法該隱大製武器以惡（加倍）報惡、墮入怨怨相報何時「終戰」了。國家，自古至今，不外是備戰與防戰的載體。[3]

本文以世人為對象，故重說理非說教、據客觀歷史而論，是另一式「處境神

---

[1] 基督教背景西方國家從歷史思過，遂設民主政制以定期大選促劣政換人（只治標），不奢求政治能治本達義。然而，民主不見得比專制好，近百多年西方國族仍頻生戰禍。可見，政治難以拯救人類。

[2] 從個人到國際的衝突，往往基於以我為本、二元對立（易致對抗）的思維。這在西方兩黨式政治文化常見（西方神學也受沾染而常現對立對抗），這有別中華文化之「大學中庸之道」重「明德親民和合」的思維。

[3] 「國家」在西方指 state 和 nation，後者譯出的國族／民族，晚近常墮民族主義(nationalism) 致內外戰爭頻頻，近年民粹主義(populism)在西方再掀起並擴大，更嚴峻的「新冷戰」正在形成中。

學」[4]**。**見下。

首先要指出歷史，自四世紀起出現教會和政權的結合(union) 且立「國教」，是走錯了路；若稱國教形式的政教關係，乃據聖經舊約的「神權政治」(Theocracy)，是把錯經脈。因為，以色列民入迦南數百年後，就厭棄「神權政治」由上帝帶領，欲效法世界那源自該隱的城邦國由王帝帶領。上帝雖慨嘆「不要我作他們的王」（撒母耳記上八 7，申命記十七 14-20 摩西早知並限王權），但仍納民（主）訴求，為民立掃羅、大衛為王，可是第三代王所羅門在極盛時敗壞致國陷分裂。[5] 一如始祖，神子民像既對神不服，拉神下台自行上台，就在問責下不逾二百年，步向亡國。

歷史進入新約，神降臨人間，但政權不是由神取回作主，仍是由人自主問責。[6] 復活之主從此「在空中」掌權，獨自向地上各政權作出賞善罰惡。主神不再如舊約前期「附身」於任何模式的政權，就算基督宗教於羅馬曾出現奉為國教、政教結合、教皇治國等「神聖」模式，皆是把神「拉下來」服膺於人：強屈神撐起人（包括教皇）政權正當性和神化人自主權威性，可悲！君不見政治本身充斥功利，但神不會被人利用，甚至不會被屬祂的人（如教皇教會）利用。**上帝是神聖超越的他者(the Holy and Transcendent Other)，獨行公義憐憫並要人與祂同行（彌迦書六 8）**。神「在空中」掌權獨行奇事，茲舉數例：亞述王西拿基立 185000 大軍壓猶境卻一夜被殲（列王記下十九 35），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自捧即患怪病失位七年，[7] 羅馬三次大舉逼迫基督徒皆現大瘟疫（166、250、312 年）重挫國勢，加害基督徒的加利流王突罹絕症下懇請信徒代禱，君士坦丁見異象後勝強敵一統全國，法王 Clovis 禱神獲戰勝後領全族歸基督（致奪歐蠻族紛紛信主），遭二戰蹂躪亡國逾二千年以色列竟復國並壯大。 上述的國運（興衰）轉勢，令史家嘖嘖稱奇。

觀察當下，領導人屢說「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」，並囑媒體向世界說好中

---

[4] 本人曾撰〈基督徒參與政事？— 再思文化使命及政治表態〉（2017 年 3 月 6 日時代論壇網上版），對象是教會和信徒，該文的「處境神學」多論及聖經和神學，本文的不多論及，因對象有別。

[5] 這一段歷史的詮釋，可參拙作：徐濟時《一國兩制圓宗局：福音派之處境神學與政教關係》（香港：爾時代，2018）267-287 頁。

[6] 猶太人尋求脫羅再立國，誤解舊約預言的彌賽亞國度。新約作者的「政治教導」採納耶穌向羅馬政權的表態：「我的國不屬這個世界……若屬這個世界……我的臣僕（12 營天使）必要爭戰（救我）」(約十八 36-37，太廿六 53)。就是基督以死所建的教會，不是「作王掌權」，而是效法「和平的君」力行公平公義作世人榜樣(賽九 6-7)。

[7] 先知但以理向這自大的王預警：「你被趕出…等你知道**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，要將國賜與誰，就賜與誰**……我的諫言，（你）以施行公義斷絕罪過，以憐憫窮人除掉罪孽 ，或者你的平安就可以延長。」（他不納諫致罹病離宮七年，復位後發公告：稱頌神施罰於己）（但四 1-3,24-27,37）

國故事。然而**西方反譏中國表現如戰狼，這有必要從歐美好戰成性**[8] **的「本位思維」察出中國的「自說」受困於「被解」：**中國曾屢敗在西方的入侵稱霸與船堅炮利，現終經濟崛起並強軍精武，西方就以自身壓詐第三世界及殖民地的心態，投射到中國而「定性」中國必跟隨他們、也會向發展中國家欺詐。以一帶一路為例，中方「自說」互惠互利、合作共贏，卻「被（西方）解」為債務陷阱、經濟殖民，可見一斑。

本人認為，既然西方有其據而不信中國「走向和平」，中方的回應不是「重申和平」就夠公信力，而是至少出示兩方面的實證：第一，中國要「諾守和平」給世界看。所以任何的「動武」，不論對內對外，中國絕不作出主動、走出第一步。近年來西方領頭人美國，激烈挑撥百般刺激，驅使中方對台「打出第一槍」，為的是欲指證中國為「偽君子」（罪名必會疊加打壓民主、恃強凌弱等）、促銷其反華「大外宣」，將坊間所有中國好故事如上注卡特所說、一筆（槍）勾銷。當然這「武統第一槍」對國內百姓仍會萬眾一心，但對海外華人則分化極大：民族大義只要觸及半點大義滅親，外力必乘勢搞動華僑對「統一」離心離德，後果難料。[9]

第二，中國更要「力促和平」給世界看。中國的優勢是向來在不少地緣政治，擁有超然角色，實可扮演各大國做不到的「和平締造者」。例如在俄烏對戰中，中國可加強調解降溫，開出新局以消解西方挖苦中國無主動貢獻；又如在以色列伊朗對抗中，中國憑藉與雙方的良好關係緩和中東局勢；[10] 更如在朝鮮與美日韓對峙中，中國不難安撫「小弟」減少挑釁之舉。所以，**政經強勢崛起的中國，既已引起西方誤解不安，今後應作出突破：化被動為主動，發揮出「四個自信」於強國無從發揮之地，令舉世發現中國對世界和平的真誠心和領導力。**如此，說好中國故事就添說服力（釋除不信不安），必為各方稱羨。**當中國的「外交道德形象」一再提升，國際上話語權必能增值，台海局勢將峰迴路轉，毋須高風險的武統就可解決。**

---

[8] 前總統卡特(Jimmy Carter) 在 2019 一次教主日學時透露他最近向特朗普總統進言：中國成功在於和平外交政策(peaceful foreign policy) 和專心搞基建趕上美國，相反，**美國是歷史上最好戰之國(the most warlike nation)**，在立國 242 年中只有 16 年處於和平（包括他 1977-80 在任時期）；美國浪費了(wasted) 3 萬億美元於軍事上，而報導記者 Brett Wilkins 補述：**布朗(Brown)大學 2018 年調研指九一一後美國在全球戰事更用上 5.9 萬億。**這位民主黨前總統甚至稱中國沒浪費一毛錢(a single penny)在戰爭，以致在幾乎每一方面都趕過美國了。究竟，有多少美媒認真報導前總統這逆耳之言？https://www.telesurenglish.net/opinion/Jimmy-Carter-Lectures-Trump-US-Is-Most-Warlike-Nation-in-History-of-the-World-20190418-0020.html (2022 年 11 月 2 日讀取)

[9] 以加拿大為例，近年華人商場的免費「大報」、網上瀏覽量高的兩岸新聞和時政評論，不乏「柔性反華」（例如描述近期一次國際會議中方大員「親自示範戰狼外交」）。海外媒體經年塑造反華的果效，必從「台海第一滴血」見真章。

[10] 中國在二戰收容猶太難民於開封成了恩人，以色列有舊約報恩傳統，可影響美國強勢的猶太人及親以的教會界，能游說華府向中國「收手」。中以外交加強，一舉兩得。古伊朗（波斯）予猶太人回歸建殿，亦助福音傳至中國成景教，對中以實有恩情。三方返回歷史初心，有利修好，中方據此外交乃「成人之美」。

還有待解決的深層次矛盾，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看待中國，可說是「既愛又恨」；這一心理失衡，不得不察。

十九世紀，西方興起普世宣教運動，來華的西教士佔比例最多。傳道以外，教育、醫療和扶貧（如孤兒事工）大力投入，向國人證示基督無條件大愛。晚清以後大半世紀動盪，除了少部份宣教士被帝國主義利用外，大部分西教士有屬靈洞見，遠離政爭，甚得民心。他們所播下的福音種籽，竟仍能在文革時期開花結果，助長基督宗教在改革開放後良性發展。被迫離開的西教士，在港台、北美、英歐繼續以他們流利的中國話服事華僑留學生，可謂一生奉獻中國。**來華傳教士愛中國的心，至今仍發揮巨大影響力於其後代及所屬教會**，他們是新世紀無從統計出的另類司徒雷登，延續對華不了情。

恨的一面，多出自西方恐共的心理。眾所周知，共產主義是批判資本主義最為強勁、最懂鬥爭的對手。**年來西方發達國喊話共產中國坐大，會篡改「（西方既定）規則」、帶來全球範式轉移(paradigm shift) 威脅。再者，基督教背景仍強大的美國，對無神論是心神不安，懷有抗共心結。**[11]；「蘇共」的昔日形象，仍被刻在同屬白種人的俄羅斯人額上。這入歐不成的東斯拉夫民族（有別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兩族可成歐洲成員），西方與其冷戰後今又有「堵俄戰」。**近年美國另堵中國，促成中俄走近，勢使蘇美轉入中美，新兩強纏入「另版」修昔底德陷阱(Thucydides Trap)**[12] 。形勢凶險，聖經所說的末日備受關注。

西方的「好戰」特色，遠的不提，兩次世界大戰、冷戰和反恐戰的發動國家，除大和民族外是歐美蘇的日耳曼、斯拉夫民族。美國「正義介入」終止二戰有功，實不外「偽君子」：先狂炸東京死其十萬平民，半年後更兩投原子彈殺至少十多萬平民。至本世紀反恐，美方憑正義戰爭論(Just War theory) 單在伊拉克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，累死無辜平民達二十多萬（據注 8 布朗大學調研）。可見，美國出征，任意以平民陪葬。如斯殺氣騰騰政權重返亞太，台海只現擦槍走火，也難料「正義之師」為捍衛其亞太的「神聖民主」，扯兩岸軍民入「聖戰」

---

[11] 如今中國推動「唯物論和馬克斯主義中國化」，再研其中的宗教觀大有需要。事實上，「有上帝說」自古備受肯定，孔子見戰亂下百姓趨迷信而改倡「宗教道德化」避迷信而已，實仍肯定先賢的道理隱含對皇天上帝的敬畏。至於昔日「宗教鴉片論」的解讀，有必要澄清，尤其是否適合定性基督宗教？新一輪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」（見 2021/12/3-4 全國宗教工作會議記錄），正合處境神學發揮之時。

[12] 本人認為：中美擁核武，**美國面對中國，勢避軍事方面修昔底德陷阱，但不避經濟方面修昔底德陷阱。**白宮解拜習印尼會面之說是 competition should not veer into conflict「**競爭**（舊說還有**對抗**）但不轉為**衝突**」（拜對習實說：prevent competition from becoming anything ever near conflict）；據往蹟可預知，不直接衝突只限於中美之間，中台若有衝突而有益於己 (American interests) 則美方會助長並搬出合理化解釋。

而死傷枕藉，不得不慎！[13]

任何「以和為貴、珍惜（有神形象的）生命」的國族，本人深信神樂於賜福，不在乎是否基督教背景國家。趁世界困境未到絕境，祈願愛好和平的祖國，肩負「平天下」之志、成就和平外交與和好內交，那會是普世歡迎和「更偉大」的復興！

[13] 以武迫統或武統雖是內部問題，但美方勢藉機「為利」參戰，極可能使戰事擴大惡化而超出中國的底線思維、超乎民族大義的代價，並難以收拾。